

焦循全集

9

（清）焦循 著 劉建璣 整理

理堂日記

注易日記

撰孟子正義日譌記

北湖小志

邗記

里堂書跋

廣陵書社

焦循全集

9

(清)焦循著 劉建臻整理

理堂日記

注易日記

撰孟子正義日課記

北湖小志

邗記

里堂書跋



廣陵書社

理堂日記

嘉慶元年七月初四日，自浙省上船歸揚州，以兒病也。

廷琥始患臀腫，浙醫朱某，庸醫也，以其不高不紅，以爲陰疽，誤服內托之藥十餘劑，忽見諸惡症。初，余見其腫，心知爲寒溼所浸漬，格於人言，乃服。此庸醫之藥，溼已化熱，上蒸督脉，以至項痠背困，余心知其誤，適廷琥亦泣欲歸，乃急下船。是晚，忽氣塞發喘，夜轉筋兩次，勢極危殆。

初五日，雨阻平望，半日悶悶，兒病益劇，至不能坐，夜轉筋更甚，幸篋有宣木瓜，煎水洗之，又服兩次，乃可。是晚，雨。

初六日，下午後至蘇州，訪顧雨田先生於閭門。已出，泊於其門。

初七日，至顧雨田先生家，坐其小讀書堆，晤抱冲少選。先生出，診之良久，亦言溼蒸成熱，內防骨痠，外防毒潰，此與庸醫之說相反，庸醫必欲其潰也。宜急服大補陰煎，乃於庫前雷家買丸藥，上船與服。服藥，喘定氣平。蓋溼毒方蒸，得此苦寒之藥，其火毒潛消也。急趨山塘，過江鄭堂家，見其太夫人甚苦，送錢一千文而行。連日僕亦病，幸得張廣德之價搭船，大爲出力，然至此留蘇辦事，船中甚苦，不可言矣。

初八日，至丹陽。

初九日早，渡江，抵揚，至黃秋翁家。李艾堂少選亦至，旋約李振翁爲廷琥診脉，亦云寒溼蒸於督脉，當服薑灰、鹿角，四劑可愈，以薑灰與顧君知柏相反，不能決。

初十日，早，同艾堂及黃秋翁往候趙仰兄，請其爲廷琥診視，反復再三。言脉氣沈遲，陽虛之象，項痠臂腫，姑不必泥，且服六君子湯十劑，更視可也。以其立論平和，乃。^{〔二〕}

李振聲名鈞^{〔三〕}，少從師，師宗《傷寒論》，解之最精。有病傷寒者，其師以其身痛，如負杖，投之理中，四逆不效，技窮避之。明日，病家來請，李給之曰：『師命我代視也。』乃往熟視。病者呼身痛，左右睡一小奴，手捶之。李頓悟，曰：『天下無負杖猶喜捶者。且陰症之象凝靜，此右左睡，非陰凝之象也，非仲景所謂骨節煩疼者乎？』竟投以大青龍湯，一服而汗愈。未幾，來謝其師，師不知，詰之，乃知李所爲。李告以所疑如是，師大駭，曰：『子悟出我上，何可在弟子列？』急趨之懸牌。

江鶴亭方伯之弟病傷寒四十日，發狂譫語，欲飲水，醫日至二三十輩，服寒水石，不效，服消黃，不效，服地黃、丹芍，亦不效，乃請李視。李曰：『此寒症，無服寒藥之理。』以人參一兩，附子一兩，促之煎服。甫入咽，煩亂起舞，發狂，目中血出，舌盡黑，鼻中煙煤。羣醫大噪曰：『李大膽真殺人矣！服

〔一〕 以下缺文。

〔二〕 鈞，《雕菰集》卷二十二《名醫李君墓志銘》、《里堂道聽錄》卷二十三《肝在右》均作『炳』。

寒藥二十劑不愈者，熱太甚故也。若寒症，一投石膏即斃矣。』方伯問諸醫能治否，曰：『不能，當仍請李大膽來詰之。』方伯依其言。李至，衆共咻之。李徐徐診脉出，謂諸醫曰：『諸君敢包醫否？』衆曰：『不能。』李曰：『吾能之，吾從此居此不去，果死，治以庸醫殺人罪，何如？』諸醫唯唯退。乃增爲人參四兩，附子二兩，親煎投之，戒曰：『吾不去，但聽其煩亂，勿慮也。』藥入口，煩亂發狂如故，自卯至未，忽委頓困臥於地。或告李，李曰：『吾藥驗矣。俟醒，診之。』至夜半醒，呼飢。李診之，曰：『愈矣，可勿藥也。三日遂能起食飯矣。』方伯問故，李曰：『此陰格陽之症。陰盛於下，陽格於上，如六七月，陰盛，值《否》、《遯》之卦，而人苦大熱也。熱在上，故投寒藥不見其害，蓋未及陰處，陽已燦之也。若一露陰象，即死，成八九月「剥廬」之凶矣。吾始以附子一兩，用人參衛之，過此陽界。然參、附俱少，參力不足以與熱敵，及力戰過此熱界，而附子之氣味已過，所以第見其苦，不見其利也。倍附而四倍用參，使附子力得達於陰，陰解，而所格之陽亦解。霍然，何疑？』方伯曰：『不說明，真令人驚駭欲死。』商人洪某聞之，以五百金聘李之楚，居楚者二年。

有病傷寒者，背寒無脉，李診之，曰：『熱結也。』用三黃、石膏湯治之，一服而眼珠突人不見，氣微欲絕，更視之，曰：『效矣。』倍用前藥而愈。

徐某之母，年八十，患瘡，醫用柴胡湯投之，明日，舌見黑，胎如錢。又投之，明日，如錢者二矣，瘡不愈，其家怪之。延李視之，曰：『治瘡用柴胡湯，吾未之前聞。』乃以參朮理脾之藥二三味，加麝香五分，葦芩一錢，兩劑，舌黑退而瘡止。循嘗問其故，曰：『治瘡之法，人不講久矣。柴胡湯，仲景製以治

少陽病，非爲瘧設也。古人立治瘧之方曰：清脾則瘧藏於脾，不在肝膽明矣。人之五臟，惟脾能容，夏月脾陽發於外，暑溼之氣乘間而入，土性寬大，不即發也。至秋後，脾陽漸歸，邪氣拒之，以主作客，正氣攻而邪氣拒，故作寒熱。脾主信，故日每之戰，有常期，正氣一日不歸，邪氣一日不出，則瘧一日不止。故清脾，飲用草菓入穴探子，非此味不能。間用柴胡、白芍平肝者，亦瀉木所以強土，有夏月即瘧者，脾陽本虛，不能容邪，邪甫至即戰，往往用燥濕祛暑之劑即效，其受病本輕也。』

有患瘧，每瘧至則厥。李曰：『此尸瘧，古人有治之者，用枸杞子一斤。盡劑而瘧止。』

有富人右脇刺痛，時時攻心，始爲黃半仙治之，每一次費金百餘，大抵治肝之法盡矣，不能效。聞李名，求視之。李知其黃治數年矣，曰：『黃先生得君金數千，不能治。今請我，我能包治。須面交五百金，僅黃公五次費耳。』其人唯唯，竟以五百金爲壽。使買甘草一斤，當茶服之，藥盡病愈。其人菲藥之庸近，李笑曰：『肝之經在左，而根本在右。前人用逍遙散、左金丸。一切治肝之法，皆治其經也。今病在右，則經不病而本病，諸治經之藥何能爲力？肝主急，甘以緩之，人人所知，緩急所濟，肝本自和。諺曰：肝無補法。病在肝之本，則非補不可。黃先生知治經，不知治本也。』其人服藥未半斤而愈。循聞之，深服此論之精，試之而驗。一農人管姓者，右脇痛，嘔不能食，醫皆以甘草治之，其妻適備於余家，余命其服甘草粥，服四兩，即能食。於是飲食中皆用甘草，則不嘔，服至半斤而愈。一余表姊徐氏，嫁於裔，寡居，居余家，患右脇痛，胸滿悶有年矣，亦以甘草服之，僅盡一兩，遂愈。惟月餘後復發，又服一兩，今三年矣，其痛永止。

有八十翁患脾瀉，日十餘次，醫不能止。延李視之，曰：『病不在瀉，愈不在止。』與翁訂百日約，允則治，不允則不治。翁許之，請李定方。李曰：『無方，惟每日用雞子五枚，以豬脂四兩煎之，盡日服盡，如是百日，不可輟。』翁如其言，服至十日，瀉倍於前，三十日遂不能著褲，糞水直流，親戚子孫戒不可服，翁不聽，曰：『李君本訂約百日，其言當不謬，姑待之。』又延十餘日，咻者益衆，乃止不服，歷二十日，瀉少止而精神微委。適歙縣金輔之殿撰榜來揚，金與翁至戚，精於醫，翁告以病，金爲脰之，索所服方，見則擲去，曰：『如此大揚州，乃無一知醫者乎？』翁徐以李之言告，且語以甚怪。金改色曰：『此方極是。脰翁脉，脾胃敗已極，所幸能瀉，知大腸未枯耳。此瀉一止，大腸旋枯，津液盡亡，翁死期近矣。』翁舉家乃大怖。金曰：『急請李先生來商之。』李至，曰：『本訂百日約，四十日即求效，無是事也。但前效盡棄，自今日始更訂百日約，乃可。』金力成之，服此又三十日，大瀉，六十日，瀉漸稀，百日而止，精神倍固，不必更服善後藥也。

甲寅秋，大疫，循之婦染之，用吳又可下法，愈，半月後復，甚殆，無已，又用又可法下之，忽昏悶，脰其脉，洪大有力，不能決，請振翁視之。至則脰脉良久，又熟視其面色，又脰之，曰：『以野鴨煮稠粥灌之。』如言，至三更乃醒，呼飢，又與食。明早，脰之，曰：『吾說無病，可勿藥，但食野鴨粥數日，再與之他味也。』請問其脉大有力之故，曰：『本無力，非有力也。仲景《辨脉論》曰：「去疾而來徐，知其外實而內虛也。」今夫人之脉，所謂去疾而來徐，來徐者，知其中虛；去疾者，知其餘邪在表，以粥佐之肉食，中氣一盛，殘邪自散。鴨性涼，野鴨性溫，中虛不宜涼味，故用野也。』

其論脉曰：『仲景言呼吸者，脉之頭也。此呼吸，乃病者之呼吸，庸醫誤爲胕者之呼吸，以此辨徐疾，不知徐疾之辨。即以《九候》較之，而一脉即以來去較之，《難經》與《傷寒論》，說之綦詳，人不窮經，徒沿俗說，無怪其陰陽表裏之不明也。』又曰：『陰之性凝，陽之性動，病之陰陽，全於此辨脉，如緩則動象，緊即凝象。故仲景以此辨風與寒，此必神而明之，非可以刻板書求之也。』李之論脉，其精如是。嘗苦《金匱》無善注，著《金匱注》。

其論外科曰：『外科書多不可盡據。人上半屬陽，瘡必高腫而紅，下半屬陰，瘡必平沓無頭。又因於火者必高易潰，因於溼者必平不潰，今外科以此判生死輕重，不知生死輕重正不係此。』廷琥之臀腫既在下部，又起於溼，斷無潰理。恨先不聞振翁此言，誤服攻托之藥，幾至於危。

趙仰葵曰：『傷寒辨脉之妙，吾不如李振翁。』嘗有與夫病四逆湯症，投之不效，使之求胕於振翁。振翁於原方加官桂數分，一服即愈。此非人仲景之室，不能也。

十一日早，程中之兄約於小方壺喫茶，許楚生衣冠來，叩首拜謝，爲《英靈集》事也，乃同喫茶。往汪晉蕃兄家，留喫飯。晚，李艾堂以知己室薰肉，至秋平家，雄談更許乃散。

十二日早，艾堂約喫麵，同至中之家拜一亭之靈。在玉波遇黃次和，又遇程中之、繆善夫，善夫搜求英靈詩甚力。麵畢，各散。進舊城，候李老師及范老師、李濱石。晚，艾堂又至，飲至二更而去。蓋明日艾堂與中之同往杭州，此暫別也。

十三日，李濱石來，與之喫茶於小方壺。茶後，下鄉，則水已遶門，湖田盡沒，佃戶見者噉噉無人。

色，山田復苦旱。一二無知之人，尚搭綵臺演報神戲，識者以爲笑。

八月初四日，自門外上船，過白茅湖，進新河，到城南門石馬橋喫飯，又到瓜州由閘宿。

初五日，渡江，無風。江蘇學院船泊江口，初□日取齊，今日猶在此，約初八日方抵泰州，生童早去者已過半月矣。是日，舟過常州二十里。

湯家泮無蛙，俗傳有術者過此，厭其聲，以符鎮之。按：《周禮·秋官》本有去蛙之法，或用此術耶？

初六日，抵蘇州滸墅關。

初七日，抵平望，夜，移舟至王家埭。闔廬携李戰敗處。

初八日，至嘉興。是日，小友新進覆試，武童考弓石，門封，不可即入，先至號房，嗣坐，巡捕八十三滿洲人，官主簿。公館喫飯，俟開門，乃入院。

初九日，武內場。

初十日，文章大覆試，晚病霍亂。

十一日，病，李艾堂往蘇，以札托致顧抱沖，且謝之也。

十二日，上船，船大且華，與程中之、江補僧同舟。已上船，復乘小船於煙雨樓，同遊者中之、補僧及錢晦之、阮掄香。由北門東行三里，即至鴛湖。樓在湖中，周以樹木，畫水成畦，種菱，似濟南歷下亭而小也。《秀水縣誌》云：『南湖中，五代時中吳節度使景陵王錢元璪累土成洲，建樓名「煙雨」，宋建

炎中廢。嘉定間，王希呂因舊址重建。元季楊苗之亂，樓燬。明嘉靖間，守趙瀛修濬內隄內，民運土增築建樓，仍舊名。隆慶中，兵備沈奎疊石於後。萬曆間，守龔勉起層樓，名釣鼇磯。後以河爲放生河，立碑曰魚樂園，崇禎末燬。順治十八年，知府許煥建樓五楹，尋廢。康熙二十年，二守季舜重葺。〔一〕夜渡太湖。

十三日，午後，至湖州，入署，考棚外小而中大，蓋王相國傑三視浙學，以此地卑狹，語太守永公，因而大之，相國題『勵勤堂』三字。廳後西壁，嵌刻石，乃編修費之達記顏學山督學時事，文不甚佳。

十四日，天微雨，晚，府縣送劇演，至二更而睡。所住房壁上貼紙一條，上書『湖州府學一等卷二十四本，德清學一、二等卷二十六本』。紙迹舊矣，不知寶幕歟？李幕歟？鴻爪雪迹，真可太息。〔二〕

彭大司馬芝亭家居時，有剃頭鋪假其名，書聯懸於室，公子某偶見，呼而大責之，令揭去。公知之，呼剃頭者至，始畏縮不敢前，公迎揖，且謝曰：『犬子誤犯尊隣，老夫罪也。官爵之大，以在朝言，居鄉豈論爵乎？謹親書雙銜聯奉贈，幸勿怨也。』時人服公量之大。

十五日，雨，考經古。

假山賦；擬杜工部《白絲行》；蘋花；菱花七律；詠蘇東坡丙辰中秋作《水調歌頭》事。

〔一〕〔二〕，衍文；『舜』後脫『有』字。

〔二〕『所住』，以下文字原爲小字，置於下段末，據眉批『所住至太息應移而睡下，大字居中接寫』改。

秀水盛百二，字秦川，有《尚書釋天》六卷，序於乾隆十八年，以蔡《傳》爲綱，雜引中西之法以附之，未見精也。又有《柚堂文存》四卷，《筆談》四卷。《筆談》甚佳，似張稷若《蒿庵閒話》；《文存》中有《書曆象本要後》云：『《曆象本要》，安溪凡一再刻，詳略不同，此其初刻也。不著作者之名，而《欽定圖書集成》有《曆象圖說》二卷，亦不題撰人，其中所云『舊說』者，即《本要》也。首有小引云：『歲壬戌，有從余問象數之說者，爲著《圖記》二十餘篇，未定稿也。其歲八月，已有取而鋟之板者，後又屬余增補注解而別刻之，此直據一時問答，姑指大凡。壬午秋，訪友人於半圃，以律曆象數之類，垂委參考，別灑筆爲《圖說》若干首。』所云半圃者，松鶴老人邸寓，陳公夢雷，字省齋，自號松鶴老人，《圖書集成》初開館，時爲總裁。按：其初與李、陳二公稱莫逆而明於象數者，惟常州楊文言字道遠耳。及陳、李隙末，楊每爲陳左袒，故隱約其詞，似有不滿之意。安溪因亦不著其姓氏云。《文存·叙》末題梅花村人，稱柚堂著書十三種，此三者外，尚有《周禮句解》，《續華談》八卷，《皆山樓吟稿》四卷，《增訂教稼書》二卷，《李播大象賦注》一卷，《古文意宗》三十卷，《唐詩式》十六卷，《少陵詩錄》六卷，《劍南詩鈔》五卷，《觀錄》四卷，《淄川硯銘譜》二卷。

《切問齋集》十六卷，吳江陸朗夫燦所著。朗夫經濟才，下半部條教號令，可法可傳。又有《切問

〔一〕國家圖書館所藏抄本缺「教」，依《清史稿·藝文志·農家類》所載書名補入。

齋文鈔》三十卷，分十二門：曰學術，曰風俗，曰教，「家，曰服官，曰選舉，曰財賦，曰荒政，曰保甲，曰兵制，曰刑法，曰時憲，曰河防。

《句股引蒙》一卷，海昌陳訐，字言揚，輯自《加減乘除》，至三角八線，附之以小表，頗明了，便於初學。康熙壬寅序。

是晚，閱經解卷及德清詩古卷。

十六日，作《湖州懷吳蘭次太守》詩：

髯蘇之後見先生，魚鳥江湖老性情。百畝蒲蓮隣赤岸，太守故居湖中，去余宅一里，後遷於城之西門。三年冠蓋客烏程。道場山遠浮秋舫，山在烏程縣南，太守屢會賓客，賦詩於此。墨妙亭空弔晚鶯。孫莘老墨妙亭石刻，爲前守移作池石，太守至，命老吏購之，不可得。賴有詩詞著遺迹，故園回首鍛煙橫。故宅今廢，爲治鐵之地，西門新宅，並不可指其地矣。

是日，歲考德清、長興、武康、安吉：

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』；賦得只在浮雲最深處，得『開』字。

晚，閱德清卷。

長興縣皂隸囚生員於私屋，苛刑毒之，損一指，不能試，面稟，即出票拏皂隸。

「一」抄本缺「教」，依《切問齋文鈔》補入。

十七日，覆經古試。經解取五人：楊鳳苞、丁授經、施國祁、張鑑、丁傳經。十八日，改經解七篇付刻。出德清、長興生員招覆案。

十九日，歲考府學烏程、歸安、孝豐生員：

『使天下之人』一節；賦得秉燭畫風簾，得『將』字。

出康吉生員案。晚，閱歸安卷二百零三。

《集虛齋文集》一十卷，方燦如作，序事文有可觀者。

二十日，補考。

二十一日，小友經古：

煎茶賦；假山石。五七古。

湖筆；湖鏡。七律。

湖州弁山舊有白鸞爲災，其氣白如虹，所過田苗皆損。萬曆己亥迄乙巳皆然。知府陳幼學作賦，禱於真武廟，道士董亦凡登壇發牒，有白氣散去，當時比之昌黎之驅鱷，韓紹有《驅鸞記》，刻碑。康熙二十五年又有鸞災，知府王階又驅之，有應。雍正十一年又災，府縣通詳得邀。

題《請漕糧改折》。

蘋花葉亦類荇，得莖較荇爲強，花白色，四出，嬌弱可憐，於李時珍所稱四葉菜者頗殊。四葉菜即田字菜，余湖中有之，非此狀也。

二十二日，考長興、德清小友。

長興：父命之。

德清：往。

『是以不言銛之也』；

賦得橋影聚遊魚。

二十三日，長友覆試：

抑亦先覺者；

賦得桂蕊。七律。

是日，閱德清小友卷。

二十四日，試烏程、歸安、武康小友。

歸安：鄉人飲酒；

烏程：鄉人儺；

武康：坐於堂上；

今茅：賦得石鯨鱗甲動秋風。

是日，閱長友、通府覆卷。

二十五日，考優，發長興、德清小友案。

小友，經解覆試一人，詩古覆試二人。

飯後，閱長友覆試卷畢。李艾堂自蘇州來。

二十六日，考孝豐、安吉小友。

孝豐：入於。

安吉：入於。

賦得。〔一〕

晚，閱安吉卷一百零九。李艾堂自往〔二〕，蔣山，一寄尚之。

二十七日，發安吉、孝豐小友案，考教官。

抑亦先覺者，題。〔三〕

微雨天涼。

二十八日，武外場。

閱《湖海樓文集》，陳維崧撰。內有《依園遊記》一篇云：『出揚州北郭門百餘武爲依園。依園者，韓家園也，斜帶紅橋，俯映渌水。人家園林，以百十數，依園尤勝，屢爲諸名士譙遊地。甲辰春莫，畢刺史載積先生，觴客於斯園，行有日矣。雨

〔一〕 後缺文。

〔二〕 後缺文。

〔三〕 後缺文。

不止，平明，天色新霽，春光如黛，晴絲罥人，急買小舟，由小東門至北郭。一路皆碧溪紅樹，水閣臨流，明簾夾岸，衣香人影，掩映生銷畫縠間。不數武，舟次依園，先生則已從亭子上呼客矣。園不十畝，臺榭六七處，先生與諸客分踞一勝，雀爐〔一〕茗椀，楸枰絲竹，任客各選一藝以自樂。少焉，衆賓雜至，少長咸集，梨園弟子演劇，聲音圓脆，曲調濟楚，林鶯爲之罷啼，文魚於焉出聽矣。是日也，風日鮮新，池臺幽靚，主賓脫去苛禮，每度一曲，座上絕無人聲。園門外，青簾白舫，往來如織。凌晨而出〔二〕，薄暮而還，可謂勝遊也。越一日，復雨，先生笑曰：「昨日之遊，意其有天耶？否耶？雖然，歲月遷流，一往而逝，念良朋之難遇，而勝事之不可常也，子可無一言以紀之乎？」並屬崇川陳菊裳鵠爲之圖，圖成，各繫以詩。同集者閩中林子先生古度，楚黃杜于皇濬，秣陵龔半千賢，新安孫無言默，山陰呂黍字師濂，山左劉孔集大成，曲智仲動，吳門錢德遠夢麟，真州王仲超昆，崇川陳菊裳鵠、李瑤田遴、張麓述翥、徐春先禧，秦郵李次吉乃綱，舍弟天路騫暨崧，共十有七人。』

新鄭甫歸，有家信，寄黃秋翁信，寄大善信，托之。

二十九日，步箭技勇。安吉有雷同者，去其一，以歸安詩古備取者補之。錢、方二公歸，刻字人高君來。

三十日，武內場，小友覆試：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朱昇歸揚州，以《致李濱石》札，命寄去，來時領回信。

〔一〕抄本原缺「爐」，據《陳迦陵文集》卷六補。

〔二〕抄本原缺「出」，據《陳迦陵文集》卷六補。

九月初一日，武長友內場，小友大覆試，發冊。

胡朏明《易圖明辨》十卷，有刻板，久不印矣。萬斯同爲之《叙》云：『予初讀《易》，惟知朱子《本義》而已，年垂三十，始集漢、魏以後諸家傳注，與里中同志者講習，乃頗涉其渾涯，因歎朱子篤信邵子之過，而《本義》卷首之九圖爲可已也。友人德清胡朏明先生，精於易學，庚辰仲夏，示予以《易圖明辨》十卷，則《本義》之九圖咸爲駁正，而謂朱子不當冠於篇首。予讀之，大旨躍然，曰：「至哉！言乎其先得我心乎！」予嘗謂河圖、洛書，先天、後天，義、文八卦，六十四卦方圓諸圖，乃邵子一家之學，以此爲邵子之《易》則可，直以此爲義、文之《易》，則大不可。乃朱子恪尊之，反若義、文作《易》，本此諸圖，不亦異乎？夫河圖，見於《顧命》、《繫詞》、《論語》，古固有之，而後世亡之矣。今之自一至十之圖，本出陳希夷「一」，古人未嘗語及，非真河圖也。「戴九履一」之圖，今之所謂洛書者，見於《漢書·張衡傳》及緯書《乾鑿度》，乃《太乙下行九宮圖》，非洛書也。後世術家配以一白二黑之數，至今遵用不變，豈果真洛書乎？卦止有出震齊巽之位，乃孔子之所繫，而文王、周公之遺法也，安得有先天之位？此誰言之而誰傳之耶？「天地定位」一節，不過言八卦之相錯耳，何曾有東西南北之說，而欲以是爲先天八卦位乎？此不特先天二字可去，即後天二字亦必不可在。蓋卦位止一而無二，不得妄爲穿鑿也。八卦之叙，自當以父母六子爲次，孔子《繫辭》屢言之，乃捨此不遵，以《乾》、《兌》、《離》、《震》、

「一」抄本原缺「夷」，據文意補。